

上接C01版

●我白天写报告文学养活肉体,晚上写诗歌养活精神。

●当今,我们的文化正受到洋文化、以小沈阳为代表的媚俗文化,还有以韩剧为代表的肥皂文化的冲击。这些文化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让你停止思考。譬如,看一部韩剧,你只需要眼睛,脑子不用做任何运转。一个人丧失思考能力是很可怕的。

□本报记者 张改华 实习生 陈晓雪/文 本报记者 张翼飞/图

# 程韬光： 用浅近文言重塑立体李白

## 谈自己

### 是文人？是商人？

“我希望自己被称为有学问的人”

记者：书中自我介绍说，你担任大型国企高管多年。你喜欢这份工作吗？你是学经济法的，是什么促使你要成为一个作家呢？经济与文学之间，这反差确实挺大的。

程韬光（以下简称程）：我喜欢现在的工作。这份工作使得我对社会、民生、企业、个人的认识相对深刻一些，这给我创作也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素材。成为作家应该说是个人爱好使然，命运使然的双重作用吧！

记者：从你的资料看，你是在业余时间从事创作，精力自然不是那么多。但你一写就写了200万字（大唐诗人三部曲），精力如此之充沛非我们所能想象。能介绍一下你平时的写作进度吗？怎么兼顾工作与创作之间的冲突？

程：写作是对意志力与体力的考验，总的来说我还是挺缺时间的（笑）。有冲突时，工作是第一位。因为创作首先是个人，而工作牵扯到方方面面。

记者：如果有一次重来的机会，你是否会选择学习文学而不是经济学？

程：我还是会选择经济学。很多有价值的发明与创造都来自于不同学科边缘的结合点。创造学的核心理论是“有中心，无边界”，诗圣杜甫亦言“功夫在诗外”。没有对于社会更多的了解、深入的体会，不可能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。经济学是一种关于生存的学科。我白天写报告文学养活肉体，晚上写诗歌养活精神（笑）。

记者：如果让你给自己定位，文人和商人，你喜欢哪个称呼？

程：我更希望被称为一个有学问的人。（笑）

记者：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这三个诗人，你最喜欢哪个？

程：一提到这三个诗人，我眼前立刻出现了三座大山：黄山、泰山与峨眉山。它们的特点很鲜明，奇、雄、秀。李白是盛唐文化、长江文化的代表，特点是“清绮”，其诗豪迈不羁，意象瑰丽。而杜甫是处在唐代由盛而衰、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，同时，他又是黄河文化的代表，特点是“贞刚”。其诗阴郁顿挫，地负海涵。白居易就处于唐朝的衰败时期了，无可奈何花落去嘛，诗歌比较朴素、明理。就我本人来说，我更喜欢杜甫。

记者：看到二月河先生为你的书作序，评价也是很高。你们的关系如何？你喜欢他的作品吗？

程：这里要谢谢二月河老师了！二月河与孙荪、葛景春、周俊杰先生都是我的前辈和老师。我很喜欢老师们的作品，那是历史和现实生活相对完美的结晶。

记者：在郑州住了多少年了？对于这个城市，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？

程：有18年了。郑州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，它既有着3600年的悠久历史，又有着现代都市的气息，同时它也是文化交流激荡的城市。李白写《将进酒》就是在嵩山脚下、黄河岸边。同时，杜甫与白居易也出生在郑州。郑州诗歌的历史也很悠久。在《诗经》里面，《郑风》是唯一一个以地名命名的诗集。郑州历史太悠久了，文化又如此博大精深，很多方面都需要我们重新认识。

## 谈写作

记者：听说你在写完大唐的三位诗人之后，还要继续写宋朝的诗人。这种执著到底从何而来？像你作为大型国企的高管，商业经验自然丰富，没想过创作一些商战题材的小说吗？这些题材都是现在的大热门。

程：你怎么知道啊？（惊讶）我下一步就是要写商战啊！我的老师、经济学家钟朋荣教授已经交给我几箱资料（笑）。写诗人是对文化的自觉担当精神，写商战是为了更好地生存。我打算写完大唐诗人后，把文化方面放一放。我本身在商场浸淫多年，有很多切身感受，写出来也许更有感染力。我打算把大背景设在“平地起高楼”的郑东新区。我想通过商战小说，来纠正一些人对豫商的成见。实际上，中原人恪守的信条是诚实守信、文质彬彬。商战也决非人们想象中的刀光剑影、尔虞我诈。

## 谈《太白醉剑》

记者：《太白醉剑》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耳目一新，因为现在好像很少有人用文言文进行创作了。陈渐在评论《太白醉剑》时也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拿到程韬光先生的厚厚一部《太白醉剑》，心里无来由地就是一阵恍惚。总觉得这年头有人写李白，不是个傻瓜就是个天才——准确地说是怀才不遇的天才。”你肯定不是傻瓜，那么，你怀才不遇吗？

程：其实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。首先，我有幸出生在具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的南阳，可以从小就接受南阳盆地文化的熏陶；其次，我在事业上还是挺顺利的，27岁就开始担任高管，在人生中，得到许多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。所以，我想这样的经历也谈不上怀才不遇吧。不过，我可以把“遇”理解为一个机遇点，过去，自己积累不够，只是不敢贸然动笔而已。

记者：写李白本身就意味着难度与高度。写得好，自然会收到很多赞誉；写得不好，则会骂声一片。这些想过吗？

程：李白太有名了，有句话这样说：“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李白的诗歌。”而我写李白则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李白去写的。在写作过程中，我认为我的情感状态和古人达到了一种古今对接。所以在创作过程中，并没有考虑外界的批评、赞誉。我倾向于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努力了，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我心目中立体的李白形象。这样想的话，那些所谓的高度与难度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。

记者：中国古代名人那么多，为什么选择写诗人？诗人很多，怎么又选择了写大唐的诗人？是对李白有一种特殊的情愫吗？

程：诗歌是文学的哲学。诗人是对大自然和社会最为敏感的一类人。中国是诗的王国，大唐诗歌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代表与精髓，李白的诗不仅是中国诗歌最优秀的代表，他本人亦是盛唐文化的象征。但是，我们的文化正受到来自洋文化与媚俗文化的冲击，传统优秀的文化在迷失！一个民族兴衰与文化密切相关，作家必须担当起文化传承的责任。现在，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，开始被宣传、弘扬。李白及唐诗所代表的文化精神，为民族精神再造提供了土壤。我写李白就当是为此贡

### 下一步，写商战小说

“纠正一些人对豫商的成见”

记者：“像唐诗一样生活”也是你的生活理想吧？能向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样的生活是唐诗一样的生活吗？李白一样的？

程：当然了。唐诗一样的生活是指精神上。我对它有三方面的理解：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，二是心灵与肉体的和谐，三是高度人文的象征。李白的的生活只是其中的一种，活得像他一样也不错（笑）。

记者：你是天涯的注册会员，《太白醉剑》已经贴在了天涯论坛上。同时，你又是我省新浪网的签约作家，并博得不少好评。作为一位用文言创作的作家，我很好奇你怎么看待网络文学这一新生事物？

程：网络文学是好东西。它可以很快捷地把优秀作品推给大家。同时，网络言论比较民主，可以很快得到读者反馈，写得好不好，看读

者的评论就行了。

记者：在《太白醉剑》的跋里你写到因为创作时间不能保证，疏忽的地方有很多。那有没有想过以文学为事业，成为一个专职作家呢？

程：文学已经是我事业的一部分了，但不一定非要成为一个专职作家才能写出好作品。我现在的工作给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去见识形形色色的人，也给我的创作提供了很多、很好的素材。对于作家来说，天无遗物，事无余事。创作的灵感在于时刻之间。譬如，等公交车时，看众生相，也会感触人生。

记者：介绍一下以后的写作计划吧。据说百万字的《诗圣杜甫》已经写完了，什么时候出版呢？《长安居易》的创作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？

程：《诗圣杜甫》预计10月份出版。《长安居易》初稿已经完成，还需要再修改。

### 传统文化不应忘记

“韩剧、小沈阳这类泡沫文化，会让人停止思考，这很可怕”

献一点力量吧。

记者：你是什么时候萌生写李白的念头的？何时开始创作？

程：我很小的时候，在有月亮的晚上总是跑到外面去，想着，这月亮怎么老是跟着我？潜移默化中，我开始寻找关于月亮的诗歌，看到《静夜思》后，觉得那首诗简单而不失美妙，我就在想李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能写出那么美的句子？从大学开始翻阅资料，对于李白的900多首诗歌，不能说我全部背下来，但也烂熟于心了，这为我创作《太白醉剑》提供了大量的素材。

过去的阅历积累不够，无法达成与古人的对接。后来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和人生感悟的增加，对于李白的理解也加深了，写李白是从2002年开始的。

记者：看了《太白醉剑》，我们感到好奇的是你深厚的文言文功底。也有很多读者反映，《太白醉剑》剑走偏锋，独辟蹊径，文言文的纯熟运用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，但有些字仔细推敲，显得生硬有余、灵巧不足。如今，作家大多以白话文写作，你为什么想到用这种语言方式来写一个中国人心目中的诗仙呢？

程：我很感谢读者们给我的鼓励。关于语言“生硬有余、灵巧不足”，这可能是我将来创作的语言风格。我在考虑用浅近文言进行创作。如果我全用文言文的话，会给许多读者的阅读造成障碍。但白话文又不符合古代人讲话的方式，难以营造古诗的语言氛围，所以我就尝试在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，既简单易懂，又凝练铿锵。浅近文言不同于古代的文言，又区别于白话。我想，对于语言的探索也是对我们传统文化最好的继承。

当今，我们的文化正受到洋文化、以小沈阳为代表的媚俗文化，还有以韩剧为代表的肥皂文化的冲击。这些文化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让你停止思考。譬如，看一部韩剧，你只需要眼睛，脑子不用做任何运转。一个人丧失思考能力是很可怕的。

《太白醉剑》的语言也许背离了人们对于语言原来的印象。所以，读者读起来会有些不适应。但不管成功与否，我会坚持下去。

记者：写《太白醉剑》时遇到过困难吗？一般会怎么解决？能举个例子吗？

程：我举个李白的例子吧。他拥有惊天才华，却历经种种磨难。譬如，当他漫游吴越的时候，身无分文；到山东时，又被当地儒生认为有伤风化，将他驱赶到泰山。相比这些，我那些困难算什么啊。

记者：创作时翻阅了很多史料吧？这些史料对你写李白有什么束缚吗？

程：肯定要翻阅大量史料了。李白在每个人心中的形象都是高大、美好的。在创作中，应该依据史料进行描述，也只有这样，才能将李白的形象相对客观地展示给大家。这些史料对于李白形象的凸显是有帮助的，有助于李白形象的具体化，对创作没什么束缚。另外，我尊重、敬仰李白，不可能摆脱历史胡乱编造，这也是对李白最大的尊重。

记者：《太白醉剑》中有很多武打场面，你看过金庸、古龙的作品吗？喜欢吗？

程：（笑）老实说，这两位作家的书我看得很少。《太白醉剑》里的武打场面与传统的打不同。李白舞剑，张扬的是他的精神、个性与气质。李白的武功是很高的，这是事实，他四处游走时一直都带着一把宝剑，是他精神与人格的外化。所以，李白关于舞剑的诗值得所有人仔细品味。

记者：《太白醉剑》也是你人生感悟的记录？

程：是啊，李白昂扬向上、豪迈奔放、爱国恤民、创新创造的精神，时刻在激励着我。甚至，李白与大自然天人合一的境界，也深深影响着我。“今月曾经照古人”，我将自己的人生感悟与古人对接，以求有限的生命发出华彩。

记者：除了以浅近文言文写作外，你认为《太白醉剑》与以往有关李白的作品相比，有什么特别之处？

程：我认为有两点。第一，过去关于李白的作品，大多是李白的诗选、传记，很少有对于李白精神思想、人生状态进行深层的描写、挖掘。第二，过去的作品大多于平面的描述，很少有书把李白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进行关注。就连二月河先生都说，真正把李白作为一个普通人解读的作品并不多。